石民和青冰(下)

——抗战流亡中陨落的邵阳文学双星

陈扬桂

青冰:志在超越张天翼的小说家

青冰原名朱容,1910年生于邵阳市一家竹器店。他父亲莲舫先生善画国画,更擅长竹刻,那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大奖的宝庆竹刻荷叶花瓶,据说是莲舫先生的作品。

青冰启蒙于宝庆县立模范国民学校,后升入私立群策高小。他从小非常聪颖,总是蹦蹦跳跳,显得精力十分过剩。课间休息玩骑马游戏时,他逢坑跨坑,遇凳跳凳,从不绕弯子,显出一副英雄气概。他上课精力很难集中,一边听课,一边涂涂画画,课本上,画满了老师、同学的漫画像和奇形怪状的图案。他的作文写得生动有趣,念出来常常引得哄堂大笑。同学们写字都是临摹中规中矩的颜体柳体,他却斜着笔横扫侧画一手奇奇怪怪的隶书。他很有个性,读书也不太用功,但成绩很好。进入湖南第二联合中学念初中后,青冰不像在小学那样蹦跳了。他家在学校旁边,一放学,就躲进自家小楼看旧小说。他家那种用蝇头细字印的石印版旧小说很多,如《三侠五义》《七侠十三义》《粉妆楼》《江湖奇侠传》等等,他拿来就读,常常读到深夜方休。他读了之后,将自己的奇思怪想都写在纸条上。在他那间小阁楼里,他和同学商量办《夜月》文学刊物,因稿源不够,没有办成。

还在读中学的青冰就加入了党、团组织,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。学校有个邹剑仙老师,课上得好,但反对学生革命,青冰和同学们一起将他赶出了学校。1927年春,县党部选派中学生下乡搞农民运动,青冰去了邵东。他在邵东抓土豪,砸菩萨,还把周仓的大刀拿给孩子们玩耍。

马日政变后,他因为革命积极,被学校开除了。他于是整天在小楼上看小说,很少出门。过了一段时间,他去邵阳宿儒张葆衡那里读私塾,专攻古文。在张老先生门下埋头攻读三年,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。此后,他又大量阅读西欧文学名著,对福楼拜、契诃夫、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,反复细读。他也广泛搜集国内的新书,尤其喜爱鲁迅的杂文。他的写作风格和对人物的刻画,深受这些名家影响。

1935年到1939年这段时间,青冰在邵阳笃实小学教书,业余写些小说。如这时期写的小说《施粥》,把大荒之年老百姓的穷苦相,富贵者的伪善相刻画得入木三分。1938年11月,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《观察日报》转移至邵阳鼓楼亭"陈氏享堂",著名作家张天翼主办文学副刊。青冰开设茶会,请张先生前往讲文学创作,以后又多次登门请教。1939年张天翼在溆浦民国大学任教,他慕名前往当插班生,进入中文系三年级学习,由于文学功底深厚,得到张天翼老师的赏识。张老师还给他写了一幅字:"青出于蓝而青于蓝,冰水为之而寒于水",鼓励他要敢于超过老师。青冰把老师的字贴在座右以勉励自己,并大胆地取了"青冰"作笔名。在张天翼的反复指导和修改下,青冰七易其稿,写成中篇小说《女人的故事》,经张先生推荐,在《现代文艺》上发表。

在民大,青冰积极参加左翼作家领导下的创作小组活动,受到反动势力的打击。张天翼也因受迫害而吐血,请了病假,不再上课,创作小组中的共产党员有的被开除,有的出走,有的惨遭杀害。创作小组的活动陷入低谷,但青冰的笔始终坚挺着,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小说《巡夜》及其他一些文章。民大毕业后,他一度到邵阳爱莲女子师范教书。不久离校回家,搞专业创作,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品,团结了一大批文学青年。当局见他发表的文章思想激进,身边又有一群青年人围着,把他列为危险分子加以监控。青冰这样被监控着,很不爽,便于1942年来到渐成西南文化重地的广西,先在柳庆师范任教,后到桂林培正培道联合中学、立达高中教课。同时和王郁天、秦牧、艾芜等从事文学活动,创办了《文学批评》月刊,还在《现代文艺》《青年文艺》《中原》等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和文学论文。

1944年,日寇进犯广西,他仓促南下广东信宜东镇,困居客栈,无以为生,迫不得已,写了一张四六体启事,铺在街头行乞求援。启中"我生不辰,国步方艰,湘桂事起,遽遭倭寇之难,疏散令下,旋作曾参之奔……仓皇逃死,不特薪水不保,亦且行李尽失……家园暴敌久踞,朋辈青鸟不通。米珠薪桂,居实不易"诸语,悲惨凄凉至极。幸天无绝人之路,被从香港迁入该镇的仿林中学校长看到,爱其才华,怜其遭遇,聘去任教,才得免为饿殍。不久,他肺病突发,喉音嘶哑,不能讲课,被《中山日报》冯明之聘去主编《粤华报》。人还只到佛山,就病情加剧,被朋友请到家中静养。他抱病坚持《从战争到战争》的写作。这是一部以太平天国作背景的长篇小说。没有钱买稿纸,他拿旧讲义的背面来写。在这样穷困的环境里,青冰还只写出这部长篇的序幕部分,约18万字,就于1946年4月21日被病魔夺去了生命,客死他乡异土。邵阳《铁报》于当年6月连出两期《朱容纪念特刊》。《从战争到战争》的序幕部分于1984年在全国公开发行的邵阳《新花》杂志摘发了一个片断,1985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全文出版,改书名为《风雨前夕》。著名作家秦牧撰写《青冰其人其事》一文作为该书的序言,称赞他的小说"很在生活气息,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的,颇有历历如绘,栩栩如生的妙处",他的文学评论"很有见地"。

●暇观亭书话

书到中途

黎武静

不久前忽而发现,我的阅读习惯与年轻时相比,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那时年少,一本书拿到手里,必然一鼓作气看到结局。追着情节一马平川,览江河壮阔,一泻千里,心无旁骛,势不可挡。一日读八本书都不在话下,读完后尚可倒背如流,着意将其中精彩片段大声背诵,与舍友共享,一群人在宿舍里畅怀大笑。第二天雨落霏霏,等不及天晴,清晨撑着伞去还书,急着再拿几本新书打发我的闲暇时光。

如今一本书,常常书看了半拉就丢到一旁。有时连一半也还没看到,就看了个序而已,难得的是把同一个作者的所有能找到的书通通先看了个序,然后就丢到一旁,等到来日才会回来再读。

这个"来日"通常是一年半后,只要看开了头的书,我必会读完,一年半后拿起来,照样从断了的地方悠悠读起,愈读愈疾,痛痛快快地看完全本。当然也有忘了的,如果忘了大半,那么一年后就从头读起。慢慢地找回那些被记忆忘却的细节,踩着轻松的步子,在陌生又似乎亲切的文字里徘徊,直到看到全新的段落,遇到崭新的风景,心满意足地翻着书页直至最后的结局。于是不可避免地,这本书不只被读了一年半,而且被读了一遍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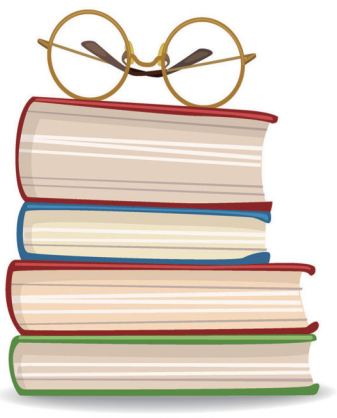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忘了情节,但那本看到一半的书,作为一个标的,不会被忘记,它深刻地铭记在脑海里。通常把一本书丢到一旁是因无意间被别的事情打断,亦有特意中途跑开,将一本书轻轻丢下,故意让时间成为读书的停顿。

当然故意丢下的书,不会等到一年半后才被想起,几天之内就会忍不住翻开。有时是为了躲眼泪,因为情节太过激荡,眼看着那些就要发生,将要发生,必然发生的一切,以为过几日再看就不会心潮澎湃,泪流满面。忍了几日翻开来,不必回顾,读得几行,仍是泪如雨下,难以自抑。

有时是因为惊心一瞬,将书在到达巅峰之前丢开,缓缓情绪过几日再来观赏这滔天巨浪。有时因为心生怅惘,将书在朦胧未明之际丢开,回来时再将幽幽心绪细细分明。有时是因为温暖愉悦,将书在恋恋不舍之时丢开,书到中途默默走开,回来时仍有无限温柔在悄悄等待。

而看《红楼梦》时,唯有初读时从头到尾,而后每次重读都只会读到中途,只读那花团锦簇中的片刻辰光,热闹红尘里的青春年华。偶然想起时亦有从始至终通读一番,之后还是恢复成老样子,在前半程里翻来覆去消磨时光。

很多被丢开的书都在几天之后,或一年半之后,被重新寻回。书到中途,只会丢开,不会忘却。虽然有短暂的分别,仍然有必然的重逢。一分一合里,喜怒哀乐都加倍。以时间作停顿,一本书在生命里走走停停,漫长岁月里,不管间隔多久,每一本书都轻轻画一个安静的句号。



●文本细读

残宵无梦到横塘

——读詹亚园《郁达夫诗词笺注》

唐宝民

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,他那充满感伤情调的文章、惊世骇俗的婚恋、以及客死他乡的结局,都曾引发极大的关注。关于他的作品,评论界多关注小说及散文方面,其实,郁达夫的古体诗在的作品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。孙百刚就曾对郁达夫说过这样的话:"你将来可传的,不是你全部的小说,而是你的诗。"

日本诗人服部担风与郁达夫是好友,他对郁达夫的评价是"樊川伤绿忆前身",这是将郁达夫与杜牧相提并论的。郁达夫曾在日本留学多年,因此,他的诗中,有许多是表现人在异国的孤独况味的。

1913年9月,郁达夫前往日本,友人在富春江为他饯行,他写了一首离别诗:"云树他年梦,悲欢此夕餐。且将杯酒尽,明日路漫漫。"在日本大森海滨,他写下了这样一首怀念故乡的诗:"海天浩荡望神州,苦忆江村旧酒楼。犹记离乡前夜梦,夕阳西下水东流。"还有一首思乡的诗,现在已经考证不出具体写作时间了,但显然也是在日本写的:"只身去国三千里,一日思乡十二回。寄语界宵休早睡,五更魂梦欲归来。"秋天是一个萧瑟的季节,也最容易引发人的乡思,朱彝尊有诗云:"春水白鱼多比目,秋风红豆总相思。"面对万里秋光,郁达夫也伤感地写道:"红豆秋风万里思,天涯芳草日斜时。不知彭泽门前菊,开到黄花第几枝?"郁达夫是一个爱做梦的人,他不但经常梦见故国家园,也曾在梦中与旧相识相遇,醒来,自是一番感伤:"相逢仍在水楼边,不诉欢娱却诉愁。三月烟花千里梦,十年旧事一回头。竹马当年忆旧游,秋风吹梦到江楼。牧之去国双文嫁,一样伤心两样愁。"登临怀古、发千古之忧思,也是诗人的一大爱好,郁达夫也为我们留下了数首怀古诗,如《过易水》:"行人犹见白衣冠,依旧秋风易水寒。太子秦皇俱寂寞,萧萧江树晚来丹。"如《史公祠有感》:"三百年来土一丘,史公遗爱满扬州。二分明月千行泪,并作梅花岭下秋。"

他的诗中,还有一部分是抒发对人生的感叹的:"生太飘零死亦难,寒灰蜡泪未应干。当年薄幸方成恨,莫与多情一例看。"郁达夫是一个特别看重友情的人,所以,怀念友人的诗,在他的作品中也占有很大分量,"几年沦落滞西京,千古文章未得名。人事萧条春梦后,梅花五月又逢君。"再如:"驿楼樽酒论文日,意气飞扬各有偏。记得小楼明月否,落花闲煞李龟年。"西湖,是郁达夫经常去游玩的地方,面对风景如画的西湖,他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:"歌舞西湖旧有名,南朝天子最多情。如今劫后河山改,来听何戡唱渭城。"在西湖谒完苏小小墓,达夫也有感而发:"绿波容与漾双鸥,莲叶莲花对客愁。明月小桥人独立,商量今夜梦扬州。"富春江也曾引发郁达夫的愁思:"杜鹃此日空啼恨,烟月春宵忆驻车。泥落可怜双燕子,低飞犹傍莫愁家";"一种秋容不可描,夕阳江岸草萧萧。十年湖海题诗客,依旧青衫过此桥。"达夫有过多次婚恋,恋爱时,曾给其妻孙荃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"赠君名号报君知,两字兰荃出楚辞。别有伤心深意在,离人芳草最相思。"他还曾向孙荃表达了同生共死的决心:"死后神魂如有验,何妨同死化鸳鸯。百年人世多风雨,不及泉台岁月长。"然而,如此坚定的爱情信念,也没能留住他们的爱情,郁达夫后来又爱上了王映霞,于是又为王映霞写下了情诗:"朝来风色暗高楼,偕隐名山誓白头。好事只愁天妒我,为君先买五湖舟。"同样遗憾的是,这对"富春江上神仙侣"也没能终老白头,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。分手后,郁达夫带着落寞的心情怀念曾经的岁月:"碧落有星烂昴宿,残宵无梦到横塘。武昌旧是伤心地,望阻侯门更断肠。"

郁达夫是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,因此,他的诗中,有一部是感愤时事的:"不是樽前爱惜身,佯狂难免假成真。曾因酒醉鞭名马,生怕情多累美人。劫数东南天作孽,鸡鸣风雨海扬尘。悲歌痛哭终何补,义士纷纷说帝秦。"郁达夫是个爱国作家,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马蹄踏碎中华大好河山之际,他悲愤地写道:"大醉三千日,微吟又十年,只愁亡国后,营墓更无田";"闽中风雅赖扶持,气节应为弱者师。万一国亡家破后,对花洒泪岂成诗?"

郁达夫曾在《骸骨迷恋者的痴语》中写道:"性情最适宜的,还是旧诗。"今天,当我们读这本《郁达夫诗词笺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)时,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家国之痛及感伤情调。在他诗性的光芒里,隐藏着与生俱来的忧郁,那是一个伤感的灵魂无奈地在浅吟低唱,以敏感的心性在诉说着秋水般的孤独。

●读者感悟

那满山凄冷的红

——读李春龙诗歌《橘子在树上顽强地红》

李安民

《橘子在树上顽强地红》

立冬在红/小雪在红/大雪在红/冬至我回大兴村/灵山寺银杏树海坪岭拖布山/一路看到/橘子还在树上顽强地红

再顽强地红/红到小寒/红到大寒/还能红到哪一天/五毛钱一斤的红/真想把这满山满山的红/全部买下带回大兴村/好让这红/不白红一生

南土湿暖,蜜桔最是甘甜,向称佳果,不料今年大产,价贱如土,农人求购无门,任由它们在树上青而黄,黄而红。双凤地处山岭,水田稀少,橘园尤多。冬至诗人回大兴村,离柑桔收获时节已逾三月,沿路仍一片茶灿,青叶红果,在公路两旁绵延如锦幛,远观迫视皆惊艳莫名。

《橘子在树上顽强地红》惊艳之处在于,全诗不是在横向空间里展布它的火红,而是在纵向时间轴上丈量它的凄冷。

诗中首起"立冬",延至"大寒",六个冰冷时令劈头而至,寒气直透纸背,凛然如利刃,划开锦幛,现出火红背后的凄冷——红已红了太久,已红不了太久!

五毛钱一斤,已是红最好结局,但大部分红的命运是——白红一生!这种局面难以改易,诗人只期望自己全部买下,以不辜负这满山艳红。

橘无知无识,当不得枉红一生的凄凉,当不得诗人的悲悯。诗人所关切,乃是红一样美好而卑微的人们,他们一生顽强挣扎,苦苦等待,却常常等不来命运的眷顾,等不来自身价值展现于自己或他人目前。